

故

事

会

2

上海文艺出版社

故事会

第一辑

夺
红
亲

血泪斑斑的罪证 ······

口述
整理

口述
整理

口述
整理

一个包身工的故事 ······

唐耿良口述
席文整理

王庆庭口述
闻华生整理

1963年7月出版

每册定价0.26元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请向当地新华书店购买

故事会

·第二辑·

编辑兼出版者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 094号

印刷者

上海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0册

统一书号：8078·2243 定价：(六) 0.22元 开本：730×1035毫米 1/32 印张：3 1/4 字数：57,000

編 者 的 話

《故事会》第一輯出版以后，得到了广大故事員和工农讀者的欢迎，这对于我們是鼓励，也是鞭策。

现在，第二輯又同大家见面了。这一輯还是五則故事，几乎全部适合在农村讲述，有的也适合于城市。《紅色宣传員》歌頌了朝鮮农村姑娘李善子热爱农村、热爱共产主义、團結群众共同前进的英雄形象。《一把鐮刀》反映了当前农村的阶级斗争。《老金送糧》表现了人民群众跟紅軍的血肉联系，可以激发人們对革命的热爱，帮助人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这三者之間的关系。《金翠宝血泪史》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改編的；主人公在旧社会受到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的摧残、压迫，真是令人发指，这对旧社会是一个有力的控訴，正好跟幸福的新社会形成一个非常鮮明的对比，可以配合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小鐵口”改行》是为了破除迷信，揭露算命騙局而編写的，这也就在題材上比第一輯有所扩大。这些故事有的根据小說或話劇改編，有的根据曲艺或报告文学改編；有的虽然根据报告文学，但是在編写过程中进行了

多次訪問和多方面收集材料，具有更多的創作成分。

这五則故事，短的在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讲完，这比第一輯有所改进。比較长的故事也大都按情节分段，故事情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段讲述；只有《“小鐵口”改行》不能讲前不讲后，一定要讲全，否則有反作用。另外，收在这一輯的故事，原来都在上海地区讲述，因而夹用了上海地区的方言；各地故事情員讲述时，可适当改为当地流行的語言。

近几个月以来，故事活动受到了多方面的重視，各地故事活动也有了新的发展，故事情員的队伍正在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这支宣传战綫上的輕騎兵，将更有力地發揮它应有的作用。我們能够为故事活动做一些工作，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也深切地感到責任重大，而水平有限，經驗不足，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希望各方面的同志多多給予批評指正。我們还希望各地故事情員把讲述这些故事的情况以及群众的反映写信告訴我們。

稿 約

一、丛刊《故事会》的目的是帮助故事员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干部推广优秀作品，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凡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统的故事，不论是根据小说、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我们都欢迎。

二、以现代题材为主，特别欢迎歌颂三面红旗的故事，反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的故事，反映革命斗争的故事，揭露和控诉阶级敌人罪恶的故事。

三、故事中的人物如果是真实的，用的又是他的真名真姓，来稿的时候一定要说明，并且注明哪一些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

四、文字一定要口语化，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方言；难懂的方言，请加注解。

五、短篇故事，最长不超过一万五千字；四五千字以下的小故事更为欢迎。中篇和长篇故事，字数不限。

六、故事的形式不强求一律，只要群众喜爱，欢迎创造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

七、欢迎各地文化宫、俱乐部、文化馆以及其他有关的宣传部门，帮助故事员把比较好的故事整理出来，寄给我们。欢迎各地专业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节目整理出来，寄给我们。

八、来稿请寄：上海永嘉路25弄8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并标明“故事会”字样。

故事会

第2輯
1963年12月

編者的話	I
紅色宣傳員	毛學鏞改編 龔昌平整理 1
附記	龔昌平 27
一把鐮刀	張新泉口述 曹聯基整理 29
附記	曹聯基 39
老金送報	辛尼改編 40
附記	辛尼 55
金翠寶血淚史	孫炳華口述 王聖學、閻建文整理 57
附記	閻建文 74
“小鐵口”改行	凌家伟、承祥編述 申屠文整理 76
附記	申屠文 100



紅色宣傳員

毛學繡 改編 麥昌平 整理

今天，我不讲山，不讲水；不讲天，不讲地；讲一个农村女宣传員怎样耐心帮助落后农民轉变过来，共同搞好生产，建設社会主义；故事的題目叫《紅色宣傳員》。这个故事說远嘛，蛮远，出在我們的兄弟国家——朝鮮；說近嘛，真近，讲的都是农村里面的事情，我們都很熟悉。

一、为啥生产搞不好？

这位农村女宣传員姓李，叫李善子；是一个廿一岁的姑娘，貧农出身，朝鮮劳动党（就是共产党）党员；在朝鮮首都平壤近郊胜湖区一个农业合作社担任第八作业班的

宣传員，又是民青的支部書記。作业班是朝鮮农业社的基层生产单位，大致相等于我們的生产队；民青大致相等于我們的共产主义青年团，民青的支部書記就是我們的团支部書記。李善子，中等身材；面孔长里带圓，紅敦敦；梳一条大辮子，烏光閃亮。因为她劳动积极，办事公正，待人热情，立场坚定，所以只要提起李善子，許多社員就会大拇指一翹說：“好！是个好姑娘！”但是，李善子自己一点也不驕傲。她只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很不够，尤其是去年班里的生产沒有搞好，自己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能符合党的要求。

现在是一九六〇年的春天。今天一早，李善子穿一套白短衫黑裙子，到田里去出工。她踏出大門，看见一个人从对面跑了过来，手里拎了一只籃子，籃里放了一只油瓶，看得出是上街去的。这个人也姓李，叫李福善，是个寡妇，年紀已經四十开外，丈夫、儿子、女儿都在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鮮的时候，被美国鬼子的炸弹炸死了，因此，她的脾气变得很孤僻，做啥事情总是不起劲。她是做小生意的出身，思想上有些毛病，加上家里只有她孤身一个人，家务倒不少，所以不大出工。別人还不能批評她，一批評她就双脚直跳，瞪起眼睛給你一个不买賬。善子看见她走过来，馬上招呼：“大嬸，到哪里去？”人家出工，自己上街，福善嬸究竟有点不好意思，說：“噢，善子是你呀！我上街买点酱油。”买酱油？善子想，我昨天刚送了一点酱油給

她，怎么今天一早就沒有了？善子劝她：“大嬸，酱油不够我家里还有，停一会我再給您送去。现在还是出工要紧。”福善嬸最不欢喜人家喊她出工，现在善子又来了，就把話頂上去：“你有是你有，我犯不着落一个占人便宜的名声。沒有吃了就要去买！”“大嬸，都是一个社里的，一点点酱油哪里算得上占便宜！大家多出工，田里粮食长多了，大家好。”福善嬸眼睛一橫：“长多了，分到手也不过是老鼠尾巴一点点。出工，出工，两手空空。你还是少管閑事！”扭轉屁股“登登……”朝街上走。

善子心里有点怨，噢，我好意劝劝她，她倒叫我少管閑事！不过不要跟她計較，就朝田里跑。善子一到田里，田里热闹起来了，社員們一面做一面談。善子說：“我們要照着金日成首相的指示，多出工，多施肥，班里保証能够丰收，还可以爭取做一个‘千里馬作业班’。”这个社員說：“对啊，是要多出工，多施肥。”那个社員說：“是啊，做一个‘千里馬作业班’多光彩，各人分得又多！”大家蛮高兴。啥叫“千里馬作业班”呢？在朝鮮，也有一條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叫“千里馬运动”，就是要快馬加鞭，使社会主义建設能够一日千里地朝前发展。凡是在农村生产成績很好，够得上“千里馬运动”要求的，就可以叫“千里馬作业班”，很光荣。所以李善子一提起爭取“千里馬作业班”，大家蛮高兴。这个时候，田里有一个老头却不高興，岔出來說：“啥个作业班不作业班！反正是越做越

穷！”善子說：“大叔，事在人为嘛，大家拿出劲来不就好了？”“你少跟我来这一套，粮食要田里长的，光靠嘴巴就行了？”

这个老头是啥人？姓崔，叫崔鎮午。是善子班里的一把种田老手，啥生活都拿得起来。但是，他脑子里有一把“小算盘”，一天到晚“的里篤”，“的里篤”，算他个人的小賬，不算集体的大賬。別人算大賬，“鍋里有碗里才有”，只有集体生产搞好了，自己的生活才会提高，所以出工有劲。崔老头的賬就不是这样算，吃飯人少好，社里就是多打了一点粮食，分到自己头上能有几粒？况且卖力也分，不卖力也分，我何苦用那牛力气做傻事！去年班里生产沒有搞好，今年別的地方一戶都分到七八千斤粮食，外加一千几百块现款，崔老头班里却分不出啥，家里空蕩蕩的。崔老头不从自己身上寻病根子，只觉得大家的事沒有搞头。他的儿子叫崔官弼，是民青盟員，中学毕业以后就回乡参加生产。他思想上有点毛病，总觉得工厂比农村好，一心想进工厂，将来当个把工程师多少有风头！所以一直不安心农业生产，参加劳动很勉强。他跟邻区許家的英爱姑娘是同学，感情很好，本来准备今年年底結婚。昨天，英爱娘到崔家来走亲家，一看，今年自己分得蛮多，八十只袋袋八千斤粮食堆在家里象座小山，怎么崔家的粮食只有墙脚边一点点？这样，好水怎么可以淌到这里来？啥人家的姑娘肯做这里的媳妇？不行！別轉身体

就跑，准备退婚。崔老头气啊！儿子崔官弼心里也很难过，更加不安心劳动。现在，崔老头一肚子的气就都朝善子身上冲。

福善嬸、崔老头火气这样大，生产不积极，固然是他們思想上有毛病，但是，班里去年生产不好，也的确对他們的情緒有影响。这个农业社在解放初期还是一个苦地方，土质不好，干旱得連草都不肯长，鳥飞过也不肯下来。近几年来好多了，有水庫，有拖拉机，还改良了土质，但是生产还是赶不上人家。啥道理？这里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調动起来，干部作风也有問題。要解决这些問題，就要坚决貫彻朝鮮人民的領袖金日成首相亲自倡导的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是一个地名，青山里精神就是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調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最大限度地发现所有群众好的一面，不断地鼓舞并耐心地帮助他們克服坏的一面；只有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才能做好。金日成首相还指示：“每个干部，必須知道每个社員的家里有多少个湯匙。”这就是說，干部應該对每一个社員的思想、劳动、生活了解得非常深入，桩桩事情心里有数有目，然后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工作。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今天，善子姑娘一早上受福善嬸的气，在田里又受崔老头的气，心里蛮懊恼。唉，人怕落后，地怕缺肥，他們能轉变过来嗎？他們不轉变，怎么当得上“千里馬作业班”

呢？第八作业班的党委員長，大致相等于我們生产队的党支部書記，姓安，叫安炳勋，他晓得善子的心事，就說：“善子啊！不要难过，做人的工作本来就不容易。說实在話，我們跟福善嬌、崔鎮午他們还是人心隔肚皮的，不了解他們的心事。光叫他們干呀，干呀！当然要碰壁。人，只要不是敌人，不是存心跟我們作对，都是可以改造的。”“那應該怎么办呢？”“要他們拿出心来生产，我們就得先把自己的心交給他們，关心他們，了解他們，摸清楚他們心里的疙瘩在哪里？困难在哪里？然后啥个钥匙开啥个鎖。”“对，对，安炳勋同志。”“善子同志，地主虽然給我們打倒了，但是旧思想还存在，要帮助大家把这些旧思想从头脑里清除干淨，你这个宣传員的責任实在不輕啊！”“是的。”“做人的工作，不象吃飯那么简单，做几遍不行就被难住了，那不是我們劳动党员做的事啊！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一千遍……直到他觉悟过来为止。明白嗎？”对啊！这就是青山里精神！我也学习过，不过因为領会不深，刚刚碰了几个釘子心里就难过。其实，福善嬌我了解她嗎？关心她嗎？鎮午大叔他心里的疙瘩我摸准了吗？就这样閉着眼睛瞎闖，怎么行呢？

二、福善嬌的疙瘩

第二天，善子跟党支部一研究，福善嬌一家人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遭遇很悲惨；独自一个人又有不少家务

要做，忙不过来，出工少，有人批评她，她心里就别扭，难过。心不热眼不亮，怎么提得起精神来？这样吧，她家里土墙上、窗门上的纸都破了，又难看，又透风，垃圾也堆了不少，她一个人实在搞不了，先去给她房子上糊糊纸，清除清除垃圾吧。朝鲜农村的房子，有的是木架子，打土墙，里面墙上、窗子上都糊上纸。善子把这个主意对民青盟员们一说，决定当天晚上大家都去。

当天夜里，善子姑娘吃过晚饭，就和民青的盟员们拿了纸、浆糊、扫帚、畚箕到福善嬸家里去，就是崔老头的儿子崔官弼没有去。善子一到，只看见福善嬸端了一脚盆衣服跑过来，象是到村河那边去洗衣裳的，不过面孔铁板，眼眶里还有眼泪。善子赶紧上去招呼：“大嬸，洗衣裳？我们来替大嬸……”话还没有说完，福善嬸就眼睛一瞪，眼泪快要落下来了，说：“你们来做啥？班长一个人还不够，你们也一道来欺负我？”“不，大嬸……”“啥个大嬸？你们要整我就整好了，我反正是个死了也没有人管的人！”一边说，一边哭，自管自地走了，根本不让善子接口。善子走近福善嬸门口，看见立好一个人，背了一捆柴，满头大汗，面孔气鼓鼓的，还在那里生气。啥人？第八作业班的班长林致旭。善子晓得班长是来送柴给福善嬸的，看样子跟福善嬸又僵了，所以福善嬸哭，班长生气。班长看见善子来了，蛮好，就把柴卸下来朝地上一放，对善子说：“善子，你看，把柴送给她，她又不要了，反而火冒三丈

高，轉身就跑。这样迁就她还得了！”“噢，班长，再寻福善嬢好好地說說，她心里有气，恐怕还不明白你的意思哩！”“不，善子，我去还是要看她的面孔，你去吧！”說完，掉过头就走了。

班长和福善嬢为点啥鬧得这样僵？为了一捆柴。班长也是劳动党员，工作认真负责，一心要想把班里的生产搞好，就是性子急躁，不讲究方式方法。昨天班里分柴火，班长要“按劳分配”，福善嬢出工少，柴火沒有分給她。福善嬢去問班长，班长說：“問你自己嘛！出工手短，分柴倒手长了！”福善嬢又哭又喊：“我一个寡妇，无儿无女的，你們就把我朝脚底下踏呀！好啊！隨你們的便吧，我是天生叫人討厭的了！”班长沒有理她。

安炳勋批評班长說：“这样不行啊！”班长說：“党的政策是按劳分配嘛，她不好好劳动，分給她不是犯平均主义了？”“‘按劳分配’是对的，但是她孤身一个人，沒有柴火怎么燒得热鍋呢？象她那样少儿缺女的，要多体贴她。她高兴了，自然会好好生产。”“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亲自走一趟，把柴火給她送去？”“这……好，我送去。”所以今天班长把柴火送来。

福善嬢看见班长送柴火来，也有点高兴，究竟社里还有我一份。但是，她的性情太孤僻，又觉得爭來的东西不“香”了，就說：“我不要，你拿回去！”班长解释：“大嬢，您还是收下来吧！不要生气。”“早先你說我出工少，不好

分，现在为啥又拿来了？我出工手短，现在拿柴火的手也不长，我不要！”班长心里的火朝上直冒，硬把它压下去說：“不要別扭了。您出工少总是实在的，现在把柴火送上門来了，还要怎么样呢？收吧，收下来吧！”說完，背了柴火要朝屋里跑。福善嬌两只手一拦：“不，我就是不要嘛！”班长火啊！背回去又不好，只好在門口立定。福善嬌也不再說啥，端起脚盆跑了。善子姑娘一来，班长晓得她耐心，就把这件事情交給了善子。

善子把柴火朝旁边一放，也不去寻福善嬌，帶了民青盟員就进福善嬌屋里，点灯动起手来，打扫的打扫，糊紙的糊紙。民青盟員手脚蛮快，一堆一堆垃圾畚出来，一张一张紙头貼上去。里面有一个男青年姓金，叫金凤煥，这个时候朝門口望望，問善子：“怎么崔官弼还不来？我看他啊，就是想进工厂，将来当啥工程师，不肯在这里好好劳动！”善子說：“嗯，他或許有事。”“有啥事情？就是賴在家里不来！”“不一定吧！再等一等看。”

哎，說到官弼，官弼就来了。他并不动手打扫，跑到善子那里就开腔：“我啥地方象二流子？你說！”啥个二流子？善子不懂。“哼，一个黨員在背后說人家二流子，破坏人家的婚姻！”善子越听越糊涂，赶紧問：“官弼同志，请你說明白一点，究竟是怎样一件事情？我实在不懂。我有錯誤，也請你告訴我錯在哪里？我可以改正。”“不懂？自己做的事情还不懂？我問你，你为啥写信給英爱，說我

是二流子？我們的婚事就斷送在你手里！”善子感到非常委屈，英爱姑娘跟我蛮熟，也常常通信。我写信告訴过英爱，說官弼不安心劳动，想朝城里跑，支部帮助他，效果不大，希望英爱也帮助帮助他，就是从来没有說过官弼是二流子的話。英爱娘那天从崔家回去要鬧退婚，我还写信要英爱打通她娘的思想，不要同崔家鬧退婚；我們班里会把生产搞好，跟你們一样騎得上千里馬，决不会專門落在人家后面。我何曾破坏过他們的婚姻呢？“官弼，我沒有說过你是二流子，破坏过你們的婚姻呀！这是哪里听来的风？”“福善嬸！你托她寄信，她看过，你信上就是这样写的嘛！你这种人真叫人討厭！”官弼說完，就气冲冲地走了。又是福善嬸！

原来今天黃昏，官弼收工回家，路上碰到了福善嬸。福善嬸对善子是一肚皮不高兴，叫我出工，出工；班里不分柴火給我，还不是她在班长面前翻嘴倒舌，出了这个主意！现在看见官弼，蛮好，你有嘴我沒有嘴！对崔官弼說：“官弼，英爱姑娘怎么样了？这門亲事真可惜呀！要不是有人狗捉老鼠——多管閑事，哪里会这样？真是，姑娘家自己还没有上轎，倒管起別人的亲事来了。”崔官弼一听，一定是有外人在破坏我和英爱姑娘的婚事，赶紧問：“啥人？啥人管閑事？”“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肚子里放不住一句話。不过，話已經到了嘴边，說就說吧！你想还有啥人？还不是那个善子丫头。”“啥！善子？”“是啊！善子

上次托我寄信，我抽出来一看，說啥官弼不肯好好劳动，象个二流子。怪不得英爱娘要退婚！毛病就出在这封信上。有这种人！”这一来崔官弼是灶膛火里塞干柴，越烧越旺，气啊！早已把民青盟帮福善嬌糊牆壁的事情忘記了，草草吃过晚饭，悶坐在家里乱思乱想。官弼爹崔老头一問再問，他总是悶声不响。老头說：“怎么？又是那个丫头批評你了？这个丫头真是啥人看了都討厭！”官弼突然想起善子这个时候正在福善嬌家里，就赶来质問善子。

崔官弼一走，有的民青盟員把刷子、紙头一放，不做了。啥！福善嬌头上长角的，班长好意送柴来，她不要；善子对她多少好，她却反而对官弼翻舌头冤枉善子，我們帮这种人糊房子？不做了！說：“善子，算了吧，这种扎錐子也不出血的人，哪里都不要她，塞到我們班里来做啥？給社里提个意见，把她調走算了！”碰壁、挨罵、遭受冤枉，啥人受得了？但是，善子姑娘还是受下来了。她心里不是不难过，然而金日成首相的指示，安炳勛同志的話支持了她，使她坚强了起来。善子說：“同志，快不要这样。福善嬌到底有沒有对官弼說过这种話，现在还不晓得，就是說过，我們也要原諒她。”“为啥？”“你想，人人都討厭她，讲她不好，她心里也很难过，怎么会不討厭別人呢？光帶領着积极分子做事，啥人办不到？但是，现在落后的人就可以留在共产主义大門外面了吗？不，我們要同他們一起奔向共产主义！”“哎，你的話是不錯，可是福善嬌簡直